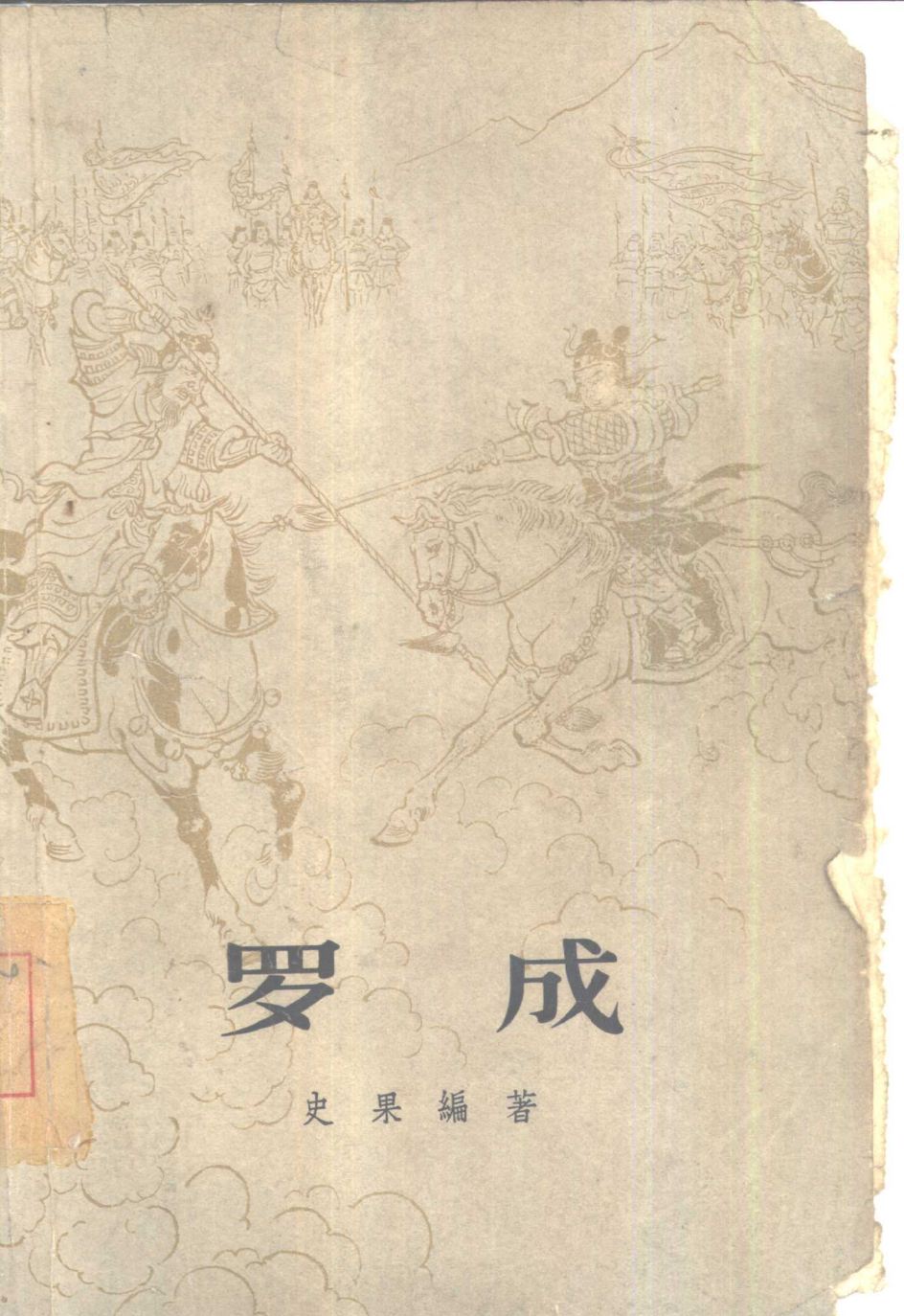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罗成

史果編著

罗

成

史 果 編 著
董 天 野 插 图

中 華 書 局

罗 成

史 果 編 著

董天野 插图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号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

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49/16印張·92,000字

1962年9月第1版

1962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5,000 定價：(3) 0.38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5077 62.9 沪型

前 言

罗成,正如民間傳說中的“老黃忠”、“楊家將”、“穆桂英”一樣,是我國勞動人民所喜愛的英雄形象。人們熱愛這些英雄形象的忠心耿耿、勇敢戰鬥、不畏困難的豪邁氣概。但是在舊社會中,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只能在這些英雄形象上表達一點自己的美好願望,或者作為佳話美談來流傳。只有到了新社會,“黃忠”、“穆桂英”、“羅成”才真正獲得生活中的實在意義。特別是大躍進以來,在三面紅旗照耀下,不僅涌現了千千萬萬的活的“老黃忠”、“穆桂英”、“小羅成”,並且現實生活中的英雄們無論就品質風格或事業成就來說,都大大地超過我國歷史和傳說中的英雄人物。儘管如此,人們仍然愛慕象“老黃忠”、“穆桂英”、“小羅成”這樣的形象。在勞動生產中,以“黃忠”、“穆桂英”、“羅成”的命名來激勵干劲,是普遍的事情。因此,筆者以為根據古為今用的原則,依據今天勞動人民對這些英雄人物的想法,把羅成的故事作一次新的介紹,還是有些意義的。

基於上面一些粗淺的認識,筆者所寫的“羅成”,着重表現這個人物的奮發有為的精神,和英勇豪邁的氣概,因而在取材上,也只採用了傳說中較為突出的一兩個片斷,而沒有去描寫他的全部事迹。至於材料的來源,這裡也可以說明一下。象較場比武的情節,是取材於“說唐”,改容戰父的情節,取材於

川剧。寶綫娘这一人物，采自“隋唐演义”，沙陀公主这一人物，采自昆剧“倒銅旗”。由于笔者的写作水平有限，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远不够丰满和突出，希望讀者加以批評和指正。

作 者 一九六〇年一月

目 次

一	夺武魁群英赴会	1
二	惜英才纓娘送甲	10
三	比武场“五毒”称霸	16
四	罗家将初露锋芒	23
五	害忠良佞臣献计	30
六	再比武各显神通	34
七	演武场罗成夺魁	41
八	东岳庙坐困群雄	51
九	盗令箭巾幗仗义	56
十	施巧计虎口脱险	67
十一	红柳庄临别订情	76
十二	裴御史再献毒计	82
十三	老罗艺连挑五将	91
十四	小罗成改容战父	99
十五	破杨林瓦岗解围	113
十六	使阴谋杨林假死	123
十七	救公主各奔前程	131

一 夺武魁群英赴会

一千三百多年前，那时是隋煬帝杨广坐江山，首都在东都洛阳。时候正当三月天气，洛阳风日喧妍。一天近午时分，城内忽聞角声呜呜，鞞鼓大震。这一来，使得本来还算宁靜的錦綉花都，立刻添上了紧张色彩。那满城的父老百姓，驟然听见鼓角喧天，都当是有什么大祸将要临头，紛紛揣測不定。其实也难怪百姓要惊疑，那时煬帝荒淫失政，天下群雄并起，国事紛如乱絲；而官府压榨平民，更是暗无天日，哪家又不是一夕数惊呢？

幸而不到半个时辰，满天疑云頓扫。你道吹角擂鼓，为着什么？原来是皇家卫队出巡。不过，这皇家卫队出巡，却关系着一件大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洛阳城内将要开办一次前所未有的比武大会，这次比武，热烈隆重，异乎寻常。它将由煬帝手下最著名的五位勇士主斗，凡是参与比武的壮士，須要和五勇士决斗，誰获得最后胜利，誰就荣膺状元名号。比武期間，还安排有各种竞技，而且表演技艺，百戏杂陈。届时，除官家貴人参观外，还听任百姓去看。这一天已临到比武前夕，官方因为怕出岔子，所以調了皇家卫队出来巡邏。

那一陣鼓角声才罢，只见飞虎旗揮动，鉄騎滾滾，压街而来。隋煬帝的卫队，有个奇怪的名儿，叫做“驍果”。卫士都选自羽林精銳，驍勇善战，慄悍万分。如今出巡的，也正是驍果



騎士，人人身裹緊身鉄甲，腰懸霜刃佩刀，跨騎高蹄戰馬，馳騁飄忽如風。

騎隊中有一員將官，年紀在三十以外，身披蛇鱗鋼甲，跨騎長鬃灰馬，腰懸雙鋒利劍。面上帶着刀瘡，目光四射，神情凜然可怖。這將官是誰呢？他名叫宇文霸，正是隋煬帝手下五勇士中的第一名，現做着驍果統領。這時因會期已近，四方豪傑，雲集京都，這中間難保沒有“反王”混迹，故而他親自出馬，擔任巡查。

這支騎隊在城內巡視了一遍，來到東門城邊。宇文霸傳令扎住人馬。他下了馬，立身吊橋邊，注意進城旅人。初時也沒甚發現，看看日影過午，遠遠來了一輛車、一騎馬。那馬上坐着個花白胡須老者，戴一頂毡笠兒，穿一件寶藍紵絲納袄，外罩沉香色茧綢直裰，腰間佩了柄雪花闊葉短刀，精神奕奕，顧盼自如，不時催動馬匹，緊挨着那車兒走。那車兒却下了帘子，遮得密不透風。宇文霸望見生疑，喝道：“車馬慢行！”

那老英雄聽見呼喚，便教車兒停住，自己也翻身下馬，這時他隨帶的從人已自後面趕到，連忙接過馬韁。老英雄走前

两步問道：“將軍呼喚，有甚話說？”宇文霸把对方上下打量，又用狐疑的眼光把那車儿盯了半晌，然后发問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不象是本京人氏？”老英雄說：“不錯，老拙原不是本京人氏，从远道而来。”宇文霸又問：“从哪条道而来？”回答說：“山东大道。”又問：“作何生理？”回答說：“販賣潞綢。”又問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回答說：“姓王，皇王的王！”宇文霸吃惊說：“噯？……”老英雄若无其事說：“便是那三橫王。”

宇文霸說：“唔，……我也不來問你这些，只問你进京來做什么？”老英雄說：“老拙是來看会的。”宇文霸又問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老英雄說：“自然是販賣潞綢，除此，还有什么事？”宇文霸冷笑問：“老头儿，你是个生意买卖人，为何要來看比武？”

老英雄微笑說：“当今天子大开武科，天下英雄齐集洛阳，要和御前五勇士比武較量，这样的盛会，千載难逢。老拙幼年也爱习拳棒，如今虽然上了年紀，筋骨也硬了，只是听见人家比武斗力，还雀跃得很。如今有了这样好机会，怎好不来开开眼界？况且这次盛会，無論貴家平民，人人可看，这話已见于皇家功令，將軍又何必多問？”宇文霸一眼望见他腰間那口刀，那刀握手处雕鏤工精，金光灿然，显然是一口宝刀。宇文霸厉声問：“你既是平民，为何身帶利刃？”老英雄說：“將軍說笑話！目今四方扰攘，盜賊如毛，荆棘遍地，老拙千里独行，不帶兵器，豈不要寸步难行？”这时城門口尽管防卫森严，刀枪林立，这位老英雄依然談笑自若，簡直視之如无物。

宇文霸忽用馬鞭指着那輛車儿問：“这里面可有夾帶？”这話問得急，老英雄也回答得快：“并无夾帶。”宇文霸不信說：“快把車帘揭起，我要搜一搜。”老英雄說：“这帘儿揭开不

得……”宇文霸說：“莫非有詐？”說着，就要拔劍。老英雄說：“并非有詐。只為這車里面的人，在路上感冒了風寒，剛剛在前村服了藥，如今正在發汗，禁不得風。”宇文霸癡笑說：“任是病人，也要叫他下車，听候搜查。”老英雄變色說：“京都是‘天子足下’，為何這樣蠻不讲理？”

宇文霸注視着車帘說：“你那車中人怎敢抗我令旨，還不下車？難道在里面睡着了嗎？”說着，回頭喚身邊騎士說：“黑虎，你拿手中長矛與我挑去車帘，叫那車中人醒醒！”黑虎是個凶暴的人，平時就沒事也要惹禍，當時听了這吩咐，提起長矛，對准車門，一矛刺去，竟要刺死那車中人。那些立在旁邊看的人，一齊叫聲：“啊呀！”

黑虎的矛鋒剛剛刺近車帘，那老英雄霍地拔出短刀，迎着來勢，只一削，黑虎的矛頭立刻斷做兩截。那些旁邊看的人，一時也忘了害怕，竟哄然喝采。內中有個青年獵戶，喝采還嫌不盡興，特地走出人叢來大鼓其掌。眾人看這青年獵戶時，只見他生得鼻樑眼大，猿臂虎軀，戴一頂挖云鑲邊闊檐草笠，穿



黑虎提起長矛，對准車門，一矛刺去，……

一件密門对扣皂罗衲袄，腰系豹皮裙，背背鉄胎弓，虽是村家打扮，却显得英挺不凡。他站在圈子里，一面鼓掌，一面向宇文霸而笑。

宇文霸正在恼怒，陡然望见这青年猎户对着他哂笑，于是立刻迁怒到这猎户头上，問他說：“你有什么好笑？”猎戶說：“天下最快乐的事，沒有超过看刀削人家兵刃，一举而中的；我今天看见了，怎能不笑？”宇文霸說：“这么說，你也会使兵刃？”猎戶說：“不敢說会，爱好罢了。”宇文霸鄙夷說：“我看你黄毛未脫，乳臭未干，纵然会些武艺，大約只能对付野猪罢了。在勇士面前，你怎敢如此輕狂？”那青年猎戶假作詫异說：“勇士？勇士在哪里？如果那些凌虐平民的人也配称勇士的話，那么山中的虎豹，早該加上勇号了！”宇文霸听了大怒說：“蠢奴焉敢辱我！听你声口，必是这老头儿同党，有意前来滋事……”說至此，吩咐侍从說：“你們与我把这猎戶看管着，少刻我自和他說話，誰要放他走了，斬杀无赦！”忽听旁边人丛中有人說：“好勇士！連笑也害怕！”宇文霸急掉头去看那人，那人早在人丛中不见了。

宇文霸怒不可遏，命騎士先擒拿老英雄，再与猎戶算帳。騎士金牛应声奔了出去，势如旋风，扬起霜刃刀，来砍老英雄。那老英雄忙用闊叶刀架格。就在这时，先前那个吃败仗的黑虎，看见机会来了，一蹙蹙到老英雄身后，双手举起矛杆，劈头打下。老英雄顾前难顾后，看看矛杆到頂，只差分厘，正在这危急时候，那青年猎戶搶步上前，用弓梢只一拨，黑虎手中的矛杆滴溜溜飞出三丈远。

黑虎大怒，朝着青年猎戶猛扑过来。青年猎戶弃了鉄胎



……只听卜通一声，黑虎早被擲到护城河里去了。

起，众人一看，顿时惊异连声。

原来車内一不藏兵械，二不藏盔甲，三不藏火药，倒是耀眼生辉，坐着一个容华絕代的女子！这女子嫵媚中带着英武之气，发髻上纏着翠綠罗帕，穿一件蔚藍錦袄，輕装窄袖；外面紧裹着大紅猩猩斗篷。似乎病体初愈，还有些怯风畏寒。車帘揭开，走将出来，人們乍一看见，真象一枝清新挺拔的紅荷花。

这女子是誰呢？还有那老英雄又是誰呢？而且和她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悶葫芦，到此可以揭晓了。老英雄曾說他姓王。其实这个王字，乃是影射他的身份。原来他姓竇名建

弓，一手擒住黑虎胸脯，一手托着他腰膀，輕輕一舉，竟把他高高举起，再一擲，只听卜通一声，黑虎早被擲到护城河里去了。幸亏那河水不深，黑虎虽然吃了几口水，还掙扎得性命。那所有在场的人，都为这年青人的神力惊呆了！这边，老英雄力斗金牛，竟把金牛的霜刃刀夺过了手，金牛空手飞逃回队。

宇文霸咆哮如雷。正待指揮驍果騎士一涌而上，突然，那輛車儿帘門揭

德，祖貫漳南人氏，為人慷慨好義，抑強扶弱。只因煬帝無道，官逼民反，他便高揭義旗，在河北自立為王。這女子是他嫡親女兒，小字綫娘。綫娘生性聰慧，不但知書識字，而且通曉武藝，擅使一張彈弓，金彈取人，威能如意，建德珍愛女兒，直如愛惜自家眼珠一樣。

這次洛陽舉行比武，消息傳到河北，建德認為這是結識天下英雄的好機

會，他便改扮做絲綢客商，帶了女兒，來京赴會。不想綫娘在中途感染風寒，建德急于要趕到京城，好讓她將息，不料又在城門口遇到盤詰。建德一者是護惜女兒病體，二來看見宇文霸邪視猥顧，不似正人，因此不肯讓女兒露面，卻沒想到，竟引起如許波瀾。

綫娘本來沒甚大病，不過受了些涼，苦於不能發汗。適才在車里正覺燥熱難當，不想受了黑虎那一驚，竟驚出一身冷汗，淋淋漓漓，透體清涼，那病竟脫然而愈了。而這時車外已鬧得難解難分，她知道這場糾紛，就為車兒引起，如果再不來解開這結，事情必然越發不可收拾，於是命從人揭去車帘走下車來，建德發覺要加阻擋，已來不及了。



人們乍一看見，真象一枝清新挺拔的紅荷花。

車帘揭開之後，最感驚異的自然就是宇文霸了。這因為車里既無夾帶，而里面竟然是個美艷絕倫的少女。宇文霸雖然號稱勇士，却是個沉湎酒色的人，當時一見綫娘，便嘆為前所未見，不住拿眼來看，先前那股凌厲之氣，頓時化為烏有了。剛才這場紛爭，關鍵只在這輛車子，如今謎揭開，爭執自然迎刃而解。宇文霸喝退騎士，緩步向前，問建德說：“這是你什么人？又不是奇貨重寶，你為何深藏不露？”說着，目光灼灼，直射綫娘。建德不耐說：“這是小女。鄉里人家女兒，不知禮數，將軍休怪！設若將軍再無別話，我們要打點進城了。”宇文霸說：“何必太急？明天比武場中，萬目睽睽，難道令媛也不許人張望么？”說罷又邪視綫娘而笑。

宇文霸的神情可惡極了！這要在一個未見世面的女子，必然要大感窘迫，甚至窘極而哭；可是綫娘是個巾幗豪俠，一點不把他放在眼里，非但神色自若，反而用嘲諷口吻問他說：“听將軍聲口，明天是要下場比武的了？”這一問，宇文霸正中下懷，洋洋自表說：“我豈可不下場？女郎問這話，恐不知我是誰；我乃天子駕前五勇士中第一勇士宇文霸，明日主斗天下豪杰，女郎如果到場的話，請看我走馬戰將，那時才知第一勇士名號，并非僥幸得來。”綫娘笑問：“難道天下英雄再沒勝過將軍的嗎？”宇文霸說：“英雄雖有，不是死了，就是反了，敢于到京都的，只有一个人……”

綫娘頗感興味地問：“這人是誰呢？”宇文霸不屑說：“其實這人未必便來，若來，我定要力擲他下馬，折斷他的槍，重重加以捶击，教他知道御前勇士不可輕侮！女郎若問其人是誰？就是那燕山羅成！”

那个青年猎户突然在旁接口說：“你明知罗成不在这里，这样气势汹汹做怎的？不过，我倒晓得罗公子的信息，……”宇文霸回顾說：“我几乎忘了你，……你且說，罗成现在哪里？”猎户說：“罗公子已到京都了！”宇文霸初听有些愕然，继而又不在于說：“他既然到了京城，如果明天不下场与我較量，便是个縮头之輩！”綫娘听不过，搭口說：“將軍这话誠然很勇，可惜这人又不在眼前，没人能代他回答。我虽不識其人，却也素聞他的勇名，他既然来了，我保他明天必定会下场与將軍較量。”

宇文霸不理睬这话，轉面問青年猎户說：“你这话可真？”猎户說：“怎么不真？罗公子今晨在前村射猎，我亲身遇着，承他不弃，还約我进城赴会呢！”宇文霸說：“那么，明天你也要到场了？”猎户說：“这几天，我猎事正忙，本来沒有閑工夫，不过，若是將軍见邀的话，我自然要到场，看將軍施展神威，抛人下馬！”宇文霸說：“适才你竟敢毆辱皇家卫士，按律本应该严惩；姑念你还有几分膂力，暂时不来加罪；明天你須要到会参与比試，如果有意规避，便是自认做鼠輩！”宇文霸之所以說这番話，这因为：一者看见这青年猎户力擲騎士，勇力可畏；二来又见周围观众愈聚愈多，而且流品复杂，惟恐酿成大乱；三来也要在女郎面前表露他的勇士风度，有此三桩心事，因此随便扯个淡，把这场紛爭告一結束。

那青年猎户回答道：“敬謝將軍，我必定勉力如約，即使我力不能战，能够跟随英雄馬后搖旗呐喊，也是莫大榮耀！”宇文霸又轉对建德父女說：“明天可放胆前去看会，以区区一人之力，敢保你們平安无事！”建德說：“謝將軍，老拙勉強还可自卫！”

宇文霸向騎隊傳令說：“上馬！休要誤了巡查，轉往北門去！”於是騎隊繞城而走。宇文霸馬已去遠，還不斷回視綫娘車輛。若論宇文霸的為人，專橫跋扈，沒有做不出的事；這天因恰好是比武前夕，明日尙須力戰，他無暇分心及此，不然的話，今天這場事的後果如何，真難設想。

二 惜英才綫娘送甲

騎隊一撤走，圍觀的人群也紛紛散去，那青年獵戶也背了鉄胎弓要走，竇建德趕忙走過去，執着他的手說：“壯士請留步，老夫尙有話叙。”

那獵戶推辭說：“小可身邊有些急事，需要進城了當，老丈下榻何處？容改日奉拜吧。”建德說：“若要進城，那正好同路了。壯士身上的急事，老夫或能相助一二，也未見得。老夫寓處去此不遠，何不一同前往，談叙片刻？”

於是催動車輛行李，一行人進了東門。建德派的前站，先已賃好了東岳廟後花園做寓所，那東岳廟就在東大街上，進城不遠便到。建德父女當即住進了廟後花園。那花園雖不甚大，且喜花木蕭疏，幽靜得好！剛住進來，自然有一番忙亂，建德把那安頓行李諸事，都讓從人去料理，自己陪着青年獵戶在客室裏說話。綫娘落落大方，也不回避。

建德提起剛才那場糾紛，感嘆說：“老夫久聞宇文霸大名，今日一見，原來是個險暴之徒，但看他面目神色，便知他縱欲而且多嗜。不過，目今朝廷上下如此，也不獨此人為然！”獵戶說：“此人極有勇力，老丈未可小覷。”建德說：“自然，他既名列

第一勇士，諒必有可观之处，老夫所論，不过就他流品而言罢了。”因轉面喚女兒說：“綫娘，今天若不是这位壮士，老父可要吃大亏了！刚住下



“綫娘，今天若不是这位壮士，老父可要吃大亏了！……”

来，乱騰騰的，也来不及备酒，……这么吧，我囊中还有美酿，快命人取来，滿斟三杯，酬謝这位壮士！”

猎戶再三遜謝，建德哪里肯听！少时从人取了酒来，綫娘斟滿两杯，建德把一杯奉敬猎戶，自己也捧杯在手說：“这杯酒非但表我相謝，兼祝壮士明日下场順利，夺得武魁！”于是把酒一飲而尽。猎戶謙遜說：“焉敢望此！”也飲干了酒。建德对綫娘說：“可惜我儿刚才沒有看見，壮士力擲黑虎，那等气概，真乃英勇絕伦！”綫娘說：“女儿早在帘縫中望见了！可笑那驕果騎士滾滾墜河，正象飯袋一样！”于是主客皆笑，引滿尽欢。

建德拿眼四面一望，又把青年猎戶注視了半晌，然后說：“这里除了我們父女，再无外人；老夫可斗胆有句話要說，我看壮士絕非猎戶人家子弟，单看那张鉄胎弓，豈是猎戶所用？若說是將門用的倒还相象些！”那青年猎戶一听这話，初时微觉惊异，但随即淡然一笑說：“那么，老丈看小可……”建德說：“适才壮士抛擲那黑虎时，衣領微敞，我瞥見壮士頂上露出金鏈，鏈端上所系的，如不是金鎖，必然是玉珮，若不是貴家郎